

摊米面

□ 肥西 查鸿林

侄儿从乡下来,买了许多手工制作的面,色泽光亮清透,厚薄宽窄匀称,做工讲究,唤起了儿时大家庭做米面的生活记忆。

米面就是米做成的面,家乡人称之为扬米面,不知道是扬长避短的扬,还是漂洋过海的洋,也没法考证,但我认为不会是舶来品,它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乡愁。

家乡人把做米面叫做摊米面,是有道理的。摊米面一般是选择一年农活中最闲的季节,也就是即将过年的时候,一来有些闲功夫,二来可以当年货。米面所用的米要经过水浸泡几天,米发酥发软,拿在手里捏一下即有粉状,再用清水洗净,用石磨加水碾碎。碾碎的米成糊状,就成为摊米面的食材了。放置铁皮锅里摊开蒸熟,就是诱人的米面。

摊米面是儿时最高兴的一件事。儿时最盼望的就是过年,有新衣穿,有许多平日里无法满足的好吃食物,还能见到许多不常走动的亲戚家的小朋友,摊米面就是迎新年的前奏曲。摊米面的工具大多很简易,找砸白铁皮的师傅,用白铁皮做几个30公分宽、40公分长的蒸锅,四周凸起大约一公分的高度,也可以向邻居们借用。摊米面的那天,全家老少齐上阵,热火朝天,热气腾腾,一派繁忙景象。

摊米面大多分两步走,第一步是磨米,也是体力和技巧交融的活,要把米碾成糊状;第二步是蒸煮。母亲把碾碎的米装在水桶里,拎到灶台边,旁边支上一个大簸箕,把大铁锅里装半锅水,吩咐外婆烧火,火苗或明或暗地跳跃,映照出外婆瘦削和布满沟壑的脸,一会儿功夫,锅里热气升腾,水在大铁锅里急速翻滚。母亲双手托起蒸锅,父亲用铁勺舀一勺米糊放到蒸锅里,母亲把蒸锅上下晃动,让米糊均匀地流向四周,才把蒸锅放到大铁锅里,一层蒸锅,一层锅叉地码三四层,再在

铁锅边码上几圈用稻草扎的锅圈,盖上锅盖,大火再烧起来。大约十来分钟,火停下来,热气稍微散去,母亲揭开锅盖,把蒸锅一个个取出来,倒向簸箕里,一张张米面皮出锅了。我们看着香喷喷的面皮,早已垂涎欲滴,母亲满头大汗地说:“吃吧,解解馋。”我们拿来饭碗,把面皮剪碎,连同红糖放在碗里搅拌,有滋有味地吃起来,觉得是最幸福的时刻。

摊米面的最后程序是切和晒。面皮出锅后,父亲屋里屋外来回穿梭,一张张地送到门口拴好的绳子上晾晒,说是晾晒,实际上就是让风把面皮吹硬朗,然后,外公带着我们用刀或者剪刀,把面皮卷起来切成条状,这是一个细活,切出来的米面大小宽窄均匀与否,卷成的形状以及考究的程度都体现在这里,完成后即可放入大簸箕里晒干,就是我们所说的成品扬米面了。

米面因为做工精细、复杂,物以稀为贵,所以显得比较紧俏,加之用荤汤配料,味道独特,营养滋补,易于消化,颇受欢迎,尤其适合老人、孩子、病人食用,在乡下,妇女坐月子期间,首选的就是扬米面。扬米面能够成为珍品,名副其实。

我们家那时每年都要摊很多的米面,我们甚是欢喜,可时不多日,母亲便大包小包地把米面包扎起来,送给在省城的亲戚、朋友、同事,我们很不乐意。母亲把我们拉到一边,用家乡的俗语告诉我们:“这些东西啊,很麻烦,城里人不会做;再说嘛,你们也都吃了好几次了,家里吃填洋沟,外人吃传扬州。”意思就是,好东西要大家分享,外面人享受了说你好才好。母亲这种朴素的“替人着想”情怀,深深地感化着我们,秉承至今,受益匪浅。

时过境迁,虽然我们已走出小镇,可米面情怀犹在,尤其摊米面的辛苦,更是成为激励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之源。

月下梅香

□ 河北 王南海

“虚心竹有低头叶,傲骨梅无仰面花。”

冬日的夜清冷极了,月亮弯弯的,如钩,却很明亮。离家不远处,有一株梅花。还未至梅花的近旁,一股股清香就四溢开来。“梅花开了!”我欢喜着,朝那株梅花跑去。

的确,梅花已经在寒冬中绽放了,那一树的花朵,此时在清朗朗的月光下,有着一一种婉约而迷离的美。夜色中,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。可是,花儿的香气,伴着那黄色的花朵却是如此可知可感。我凑着头去细细地看,花瓣儿嫩嫩的,似乎吹弹可破,花蕊是黄色的,看上去柔美可爱。

竟然有一种花,可以做雪开放,我啧啧赞叹着。对花私语:“你们不冷吗?为什么不选择在春暖花开时?”那梅花似乎“咯咯”地笑出声来,“我喜欢傲然冰雪的气节,我喜欢冬日里的寒冷。”我便无声了。仿佛一个曼妙的女子,已经从梅花树上飘然而落,袅袅婷婷地朝我们走来。

我微微地闭上眼,迷醉在这一片沁人的清香中。耳畔仿佛悠悠传来了一阵笛声,婉转悠扬,那香气中,我仿佛看到那个花仙子,在花香中,载歌载舞。当我睁开眼时,唯有清朗朗的月光,照在花瓣儿上,照在枝杈上。月光是清冷的,而花儿却开得热烈,如火如荼。

月下的场景此时很有些虚幻而唯美了。散文家林清玄说:“邀月光下酒。”此时,不仅有月光,还有梅花,更有清香,曼

妙着,有一种说不出的浪漫之感。爱人把我的围巾围暖,说:“你看,月光和梅花在做游戏呢!”果然,月光像个淘气的孩子,一会儿照在花瓣儿上,一会儿又洒在枝干上。清香中,似乎一切都是灵动的,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

此时,花儿也密密匝匝地围拢在树干上,有花儿却无叶,它们就是树的主角。它们仿佛叽叽喳喳地在议论着什么。也许它们在说:“谁是梅花之王呢?”所有的目光都聚焦着一朵最美的花,那花儿却先低了头,羞红了脸。别的姐妹就开始打趣它。接着,就是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。

月下赏梅,梅是鹅黄色的,月光也是。花与月似乎相互融合着,花把月衬托得风情无比,而月又把花轻轻地点亮。在月的光晕中,花儿柔媚着,仿佛月光是纱,薄如蝉翼,而花瓣儿只是它的衣襟罢了。如果月光如诗,那花儿就是诗中的文字,字字珠玑,香气袭人。

沐浴在花香里,便有了些许花香盈袖,飘飘欲飞之感。月光下的梅花,有些孤艳,有些傲然,有些风韵。爱人站在一旁,低声吟:“疏影横斜水轻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我不禁也诵:“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。”古往今来,梅兰竹菊,一直是人们心中的“四君子”。而梅不与百花争列,傲雪绽放,自有一番风骨。

梅花怒放寒冬,春天还远吗?赠你月下一枝梅,愿你多几分雅趣,添几分傲骨,更多几分柔情……

母亲的挂历

□ 武汉 刘卫

那年,挂历刚开始在市面上流行。年底前,母亲突然对我说:“卫子,帮我选本能在上面作备注的挂历吧!”此前,母亲一直用台历,时常在上面写写画画,留着我们谁也看不懂的符号。我们感觉母亲记性很好,逢家里谁出了“大事”,她总是适时地处理得很妥当。

新挂历买回来了,母亲很满意,大半页都是大师们精美的国画。当晚,母亲在灯下把旧台历所标注的内容转录上,好像是完成一项大工程。我们实在不理解,她这样做的意义何在。

次年开春,姐姐出嫁到外地,父母内心不忍。父亲埋头吸闷烟,母亲不停地抹着泪依依话别。姐姐离家后的那一阵,母亲一直在念叨着什么。直到姐夫带着大姐“回门”,母亲欣喜不已,拉着姐姐在内屋里说了一晚上的话。第二天,母亲准备了几袋子的回礼,送两小夫妻出门坐火车,隔着车窗还在不停地叮嘱,要她在婆家好好地过,做优秀的贤妻良母。我无意中发现,母亲回家后又在挂历上作了特殊符号,好像是一个笑脸的表情符。

再过几年,小弟读完大学,被分配到邻县基层工作,每月回家一次。大半年下来,因他表现突出,上调到省城的局机关,当上副手,分了福利房。小弟成家后,可能工作更忙、应酬多,回家的次数越来越稀。母亲由此显得极为失落,只有逢国庆或春节这样的大节,心怀忐忑地打电话,催他和儿媳带着小孙女回家聚会。逢此,母亲主动找空和他聊天,把其工作和家庭生活情况问个底朝天。偶有一次春节时,一时兴起,小弟驾车带一家探亲兼参加老同学聚会,母亲像是喜出望外,做了很多菜,返回时,往他的小车后备箱里塞了很多年货和土特产品。他回家的次数和打电话的日期好像也被母亲标注在挂历上面。

而我没多大的出息,顶了父亲的班,结婚生女,生活中波澜不惊。母亲把我这个“老儿子”留在身边,尽孝方面要比姐姐和小弟做得强些,多少给两老带来一些精神上的慰藉。

那年春节前,母亲再次看了挂历上一个日期上划的红圈,郑重其事地对我说:“卫子,我想给你爸好好地做六十大寿。他有福,生日就在小年这天。赶紧打电话催你姐和小弟携家带口回来,啥节礼也不用带。咱寿宴和春节连着过。一大家人热热闹闹,乐呵乐呵!”

经我在电话里“提醒”,大姐感到有些诧异,但还是克服旅途的劳顿,及时赶回来了。小弟也不得不提前请假,携妻带女风尘仆仆地赴会。一大家人才有多多年以来的大团聚。

母亲尽管身体渐衰,但兴致高昂,与女性成员弄了一桌丰盛的家宴,姐姐订了大蛋糕。我们举杯给老爷子祝寿,小侄女雯雯乖巧地说:“奶奶的心真细。除了爷爷,连我的生日都记得。那您的生日是啥时呀?”雯雯这一问,我们都愣住了。大姐红着脸说,好像是阴历十五吧?我突然想起,说不定能从挂历上找到答案。最后,我在某日期上面发现那个小圆点。

我动情地讲了母亲在挂历上作符号的故事,大家顿时被她对家人无尽的牵挂和深爱所感动……

悠悠岁月话过年

□ 合肥 施光华

春节即将来临,爱人要我为招待她娘家人去大酒店订一桌饭。这家大酒店可谓富丽堂皇、宽敞气派,订餐费从1000多元到2000多元不等,有20多种菜肴,看着花样繁多、色香味美的图片介绍和菜单,不免口中生津浮想联翩,这新时代幸福生活不禁勾起我对往昔过年的回忆。

我10岁过年时,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,我和6岁的大妹妹同时得了“浮肿病”,双腿肿得像两节木头桩似的不能弯曲,走路时只能直来直去缓缓向前挪动。所谓“浮肿病”实际上是严重营养不良症,能喝上几天稀粥就好了,可在当时这是个奢侈要求很难做到。这年除夕下午,母亲和许多村民一道,手持刚领到的救济粮卡和米袋,早早就在粮站排成长龙,傍晚时分拎回几斤大米,年夜饭总算落实了。晚上,吃着可口的米饭和青菜,感觉是太香太好吃了。要是天天都过年那该多好啊,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。

后来生活渐渐好转了,过年的时候餐桌上就有少量的荤腥了。农村的小孩平时一般很少吃到肉,所以一年到头就盼过年,又吃到肉又有新衣服穿,有些家长还给孩子买些鞭炮放放。以前人们温饱问题尚得不到解决,更谈不上普及科学营养知识了,小孩子们生怕过完节吃不到荤,故逮到肉吃,往往吃得肠胃消化不良,连着几天打饱嗝,每餐结束后还舍不得放下碗筷,有的为此甚至生病一场。提及穿新衣,也不过是扯几尺布,送到裁缝家里量体裁衣做,其料质、款式远不能与成品衣相比。一般大人们极少做新衣,只是将平日不穿的较新衣服拿出来披在身上应付一下。做新衣服大多数是孩子们,他们为了一件新衣服,往往不惜除夕夜在裁缝家等上几个小时甚至近一个通宵。

再后来,农村开展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,每逢春节期间,从年初一开始,农田里红旗猎猎、人头攒动,社员们纷纷挽衣袖卷裤脚,在北风劲吹天气里,冒着寒冷挖土抬筐兴修水利,广播喇叭一遍遍播放革命歌曲。我母亲和其他社员一道,忍饥挨饿干完活后再回家做饭。正如后来有的学者所形容的那样:“那个年代,饿着肚子干革命。”

我今年快70岁了,几十年的生活经历,让我深深感到: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;只有实行改革开放,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